

财新传媒编辑部
◎编著

世界

期待一个怎样的中国

WORLD

西方之乱期待中国之治 世界发展期待中国方案

红旗出版社

世界—— 期待一个怎样的中国

财新传媒编辑部
◎编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期待一个怎样的中国 / 财新传媒编辑部编著.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051-4320-3

I. ①世… II. ①财… III. ①国际政治—研究②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IV. ①D5②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52018号

- | | | | |
|------------------------|--------------------|-------|---------------|
| 书 名 | 世界期待一个怎样的中国 | | |
| 编 著 | 财新传媒编辑部 | | |
| 出 品 人 | 李仁国 | 责任编辑 | 于鹏飞 |
| 总 监 制 | 高海浩 | 封面设计 | 尚刘阳 |
| 出版发行 | 红旗出版社 | 地 址 | 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
| 邮政编码 | 100727 | 编 辑 部 | 010-51274617 |
| E - mail | hongqi1608@126.com | | |
| 发 行 部 | 010-57270296 | | |
| 印 刷 |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 | |
| 成品尺寸 | 690毫米×980毫米 | 1/16 | |
| 字 数 | 200千字 | 印 张 | 15 |
| 版 次 | 2017年10月第一版 | 印 次 | 201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
| ISBN 978-7-5051-4320-3 | | 定 价 | 48.00元 |

欢迎品牌畅销图书项目合作 联系电话: 010-57274627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代序

中国对世界做了庄重承诺

全球化前景引发举世关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空前增多。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访瑞士达沃斯，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的首日宣布：“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开的，不会关上。开着门，世界能够进入中国，中国也才能走向世界。”

这是中国对世界的庄重承诺。面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下的种种“筑墙”行为，中国最好的应对之策便是全面深化改革，让国门更加开放。

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实质，就是让资本、商品、服务、人才等稀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全球化曾经历了 20 余年高歌猛进的过程，但近年来进程显著放缓，2016 年更是严重受挫。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后，如真将竞选中提出的种种贸易保护主义主张付诸实施，将给全球化蒙上更大的阴影。

至 2016 年底，全球贸易增速已经连续第五年低于经济增速，而导致全球贸易放缓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贸易保护主义。保护主义举措以邻为壑，进而可能刺激其他国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引发贸易战；在一国内部，也极有可能加剧内部不平等，让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受到更大压力。这种

短视行为，只能导致多输结局。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演讲中说，“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道理很是明了。

贸易保护主义泛起的根由之一，在于世界经济迟迟未能辟出一条新路。不过，全球化大趋势毕竟无可阻挡，不以什么人的意志为转移。反对者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全球化，可谓看对了病症，寻错了病因，更开不出妙手回春的药方。全球化当然有利有弊，但毕竟是利大于弊，在现实中更应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当然，对于反全球化的呼声也不能充耳不闻，而应回应其合理诉求，特别要更公平地分配全球化收益，力避“中产阶级危机”。

中国改革开放前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生动说明了全球化对一个国家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邓小平曾说：“三十几年的经验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入世”十余年后，中国成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从1980年的0.92%增长至2015年的13.8%。如今，中国又正在崛起为海外投资大国，2016年一年的项目投资接近2000亿美元。习近平在达沃斯宣布，未来五年中国海外投资将达到7500亿美元。

当前美国新一届政府极有可能热衷于限制自由贸易，而全球化需要新的引领者，国内外不少人士寄望于中国。应该承认，中国欲承担这一责任，尚需付出诸多切实努力。中国需要加大产业开放力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建设，并加快与多国的自由贸易谈判进展；重中之重是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提升治理水平。此外，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改善财富分配状况，结好社会安全网，让可能在未来遭受全球化冲击的群体不会感到孤立无助。

好在纵然有重重挑战，中国仍在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放宽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其中，针对服务业，重点放宽各类金融机构外资准入限制，放开会计审计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推进电信、互联网、文化、教育等领域有序开放。这是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一次勇敢尝试，所涉多个领域在“入世”之初曾被精心保护。此轮开

放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也契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有助于实现国际贸易的再平衡。在各个领域引入竞争机制，会使得行业效率更高，为消费者提供更合理的价格。扩大开放，绝不是屈从于外部压力的让步，而是完全从中国自身发展需要出发做出的慎重抉择。

扩大开放战略既定，关键在于执行。好文件得不到充分执行，是过往格外令人痛惜之事。《通知》已将任务分解到相关部委和省级政府，我们希望不久可以看到其实施细则，并在落实中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避免开放进程出现反复。

可以形象地说，改革开放历程构成了中国举国上下的一条学习曲线。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决策层和国民的谦逊好学态度曾给国际社会留下强烈印象，这股学习热情在中国“入世”前后达到高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在中国综合国力空前提高之时，特别需要警惕志得意满情绪。须知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该向先进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可学之处不知凡几。在处理“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反倾销“替代国”等重大问题时，固然应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但也应注意化解民众中滋长的指向贸易伙伴的对立情绪，谨防将贸易问题过度政治化。只有心门开放，才有国门开放。践行中国对世界的承诺，进一步扩大开放，这是基本功。

胡舒立

（财新传媒总编辑）

目录

CONTENTS

代 序 中国对世界做了庄重承诺 /001

第一部分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英国脱欧的政治悲剧 /002

全球化死亡之旅始于2016？ /005

经济全球化后果震荡欧美政坛 /012

全球化未兑现的承诺 /021

全球化会逆转吗？ /028

从边境税看新全球化的治理框架 /050

第二部分 重新确认全球化，中国是领导者吗？

全球化并未结束 /058

全球化不会倒退 /064

全球经济何去何从 /070

反思的必要：应对逆全球化的贸易政策 /075

TPP 美国退群，亚太贸易格局面临重构 /084

中国塑造全球角色的时机到来 /087

第三部分 新的国际秩序变革需要中国方案

-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092
- 美式全球化之死与属于全球人民的全球化 /105
- 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 /116
- 全球化 4.0：中国如何重回世界之巅 /125
- 金融危机十年的中国领悟 /133
- 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中国策” /139
- 引领“新”全球化 /157

第四部分 世界在期待，中国再出发

- 中华文明究竟要为整个人类承担些什么？ /162
-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改革逻辑 /167
- 当下中国有着怎样的机会 /173
-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走上去” /189
- 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创新挑战 /194
- 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与“丝路新秩序” /201
-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浪潮与调整 /213
- 崛起过程中，中国如何建设“软力量”？ /218
- 为什么世界期待中国 2017？ /224



第一部分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英国脱欧的政治悲剧

担任英国首相时，我深信英国的未来在于欧洲。我推动通过立法，赋予苏格兰大量自治权，以便让其留在联合王国内。我促成了《耶稣受难日协议》，使北爱尔兰能够安心留在英国。公投的结果可能将这许多努力毁于一旦。

英国退出欧盟投票的直接影响体现在经济上。像预料中的那样，这一点迅速显现。

然而，持久的影响可能体现在政治上，并且是波及全球的。如果经济冲击继续，那么英国的试验将具有警示意义。但如果冲击减弱，那么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势头将有所上升。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英国政界的右翼发现了一个令全世界人民心悸的问题：移民。部分保守党，连同极右翼的英国独立党，抓住了这个问题，把它作为脱离欧洲运动的核心。但这项战略本不会成功，因为工党的大批选民并不认同。

这些工党的支持者未从自己的政党那里得到明确的讯息。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对留在欧盟不热心。他们被退出派的承诺，即英国退出欧盟会结束英国所谓的移民问题所吸引。同时，因为对收入越来越少以及支出削减的担心，这些工党选民认为这场投票是一个提出反政府抗议的机会。

造成这种公投结果的英国国内压力具有普遍性，至少在西方世界是这样的。左翼和右翼冒充一场反政治权威集团的民众起义的领袖，它们的运动可以成规模、高速度地扩散和增长。如今两极化、片面化的新闻报道，只会鼓

励这种反叛。社交媒体革命则将这种效果放大了许多倍。

政治中间派被妖魔化成了脱离民众的精英，好像领导这场反叛的人是普通百姓似的。在脱欧阵营里，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该阵营让“专家”几乎成了一个侮辱人的词，而当专家警告英国脱离欧盟会损害经济时，他们会被指是在“危言耸听”。移民被说成是一群寄生虫，会来抢英国人的工作机会和福利；但现实是，最近来自东欧的移民交的税，远远超过了他们领取的福利金。此外，来自非欧盟国家的移民将不受公投结果的影响。

政治中间派已经失去了说服它试图代表的民众的能力，失去了联系他们的基本手段。相反，我们正看到极左翼和极右翼的融合。右翼攻击移民，左翼则怒斥银行家，但对这两个极端阵营来说，叛乱的精神、向当权者发泄愤怒、执迷于用具有煽动性的简单方式解决复杂问题，都是一样的。在这一切表象下，是两者对全球化共同怀有的敌意。

英国一半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是在欧盟这个市场中完成的。现在，该国政府试图就自己在这个单一市场之外的未来展开谈判。与此同时，英国和欧洲都面临一个漫长的经济与政治不确定期。这项挑战的规模相当清楚，英国必须就这些新安排同其他 27 个国家、它们各自的议会和欧洲议会进行协商。一些政府可能愿意合作，但为了阻止类似的运动，其他国家不会让英国轻松退出。

英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民众适应能力强，精力充沛，创意丰富。我不怀疑英国渡过难关的能力，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但联合王国面临的压力已经显现出来了。

苏格兰绝大部分选民选择留在欧盟。公投结果出来后，再次出现了就苏格兰的独立举行公投的呼声。与爱尔兰之间几乎开放的边境让北爱尔兰受益良多，但这种自由面临危险，因为现在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之间的边境，成了欧盟的边境。这是对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一个潜在威胁。

中间派必须重获政治支持，重新发掘分析我们所有人面临的那些问题的能力，并找到超越民粹主义愤怒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不能在极左翼和极右翼让其他欧洲国家进行这种不计后果的试验之前成功地击退它们，结果便是：

最好的情况是幻想破灭，最坏的情况是充满敌意的分裂。历史上这类鲁莽行为的结局一向如此。中间派必须坚持住。

托尼·布莱尔
(英国前首相)

全球化死亡之旅始于 2016 ？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全球媒体的注意力都被一条涉及美中关系的新闻抢走了：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了一次电话。不出所料，中国外交部“已就此向美国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当然，媒体因此很快淡忘了前一天的另外一条关于特朗普的新闻：特朗普以巨额税收优惠作为诱饵，诱使美国空调设备制造公司开利公司（Carrier Corp）放弃了把部分工作迁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邻国墨西哥的计划。与此同时，特朗普还警告说，如果其他的美国企业把生产线和工作岗位迁移到国外，将会面对严重后果。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第一条新闻当然非常重要，但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说，第二条新闻的重要性也不低。

第二条新闻也许是 2016 年频频出现的征兆中的最新一个：这一波全球化可能很快就要走到尽头了。

世界历史上至少有两波全球化，最新这一波全球化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没有赶上它的前半段，但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赶上了这波全球化的后半段。现在各方似乎已有共识：中国是这一段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尽管中国国内有不少人并不这么认为。

但时至今日，这一波全球化可能马上结束，中国需要抓紧为此做好准备。因为今天的墨西哥，可能就是明天的中国。

输家的愤怒

2016年还没有走到尽头，但今年的全球十大热门新闻肯定会包括这两件事：英国脱欧派在公投中取得胜利；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说：2016年是自由贸易遭遇重大挫折的一年，甚至是最新一波全球化进程终结的开端之年。

持续了数十年的这一波全球化，造就了一批赢家，也制造了一批输家。如果说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和中产阶级是这一波全球化的大赢家的话，那么，西方富裕国家的工人则是这一波全球化的大输家。至少特朗普竞选活动的总管、最近又被特朗普任命为其首席战略师和总统高级顾问的史蒂夫·班农（Stephen Bannon）是这么认为的。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截了当地说：全球化的支持者们摧毁了美国工人阶级，却在亚洲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

不管他的这个说法对不对，这番话不仅反映了他的观点，也基本上概括了特朗普及其许多支持者“愤怒”的主要理由。随着特朗普入主白宫，特朗普和他的内阁将会致力于逆转这种在他们看来不利于美国利益的全球化。

基于同样的愤怒和恐惧，英国公投时投票支持脱欧的选民，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被这一波全球化巨轮碾压的英格兰中部老工业基地的选民。

其实，西方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的情绪，时间要早得多，涵盖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势力也要广泛得多，只不过这种情绪终于在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中得到了政治上的表达。

举例来说，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中，反全球化这面大旗，不仅被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们高举，也被民主党初选时的另一位候选人桑德斯所高举；原来曾经支持TPP的希拉里，竞选时也明确表示反对TPP；而真正把特朗普送入白宫的，其实是美国中部许多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工人阶级选民。英国脱欧公投的情况也颇为类似：虽然脱欧阵营的主要干将都是右翼的政客——英国独立党领袖法拉奇、保守党诸位疑欧派大员（如现任外交大臣约翰逊等），但真正让脱欧阵营获胜成为现实的，却是英格兰中部的许多工党

选民。

为了能让中国读者多少感受一下普通美国人对自由贸易或全球化的反感、甚至仇恨，我觉得有必要把下面这则评论翻译一下：

一位名叫史蒂芬·爱德华（Stephan Edwards）的两次失业的美国工人，在一位鼓吹全球化好处的学者的文章之后留言说：“我们听到专家们告诉我们全球化如何美妙、如何使每一个人都富裕起来，但我们后来环顾左右，发现我们的收入只有十年前的一半，如果按照购买力来算的话，还不到十年前的一半。你知道，我们现在不再听信这一套了。唯一从全球化中获益的人是第三世界的苦工们，以及美国的富人和政客们……我们那些所谓的精英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仇恨全球化。当然，物价更低了，但这对那些眼自己的工作被迁移到墨西哥或印度的人来说毫无意义（我的工作就曾两次被外迁到这两个国家）。我的处境绝非独一无二。此时，我愿意发动贸易领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这能够扭转现状的话。我们如此仇恨全球化，以至于我们宁愿摧毁这个制度，而不愿因全球化之名而陷入贫困和绝望。”

“美国正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为什么美国会出现类似史蒂芬·爱德华这样的如此仇视全球化的人呢？

美国一家地缘政治预测网站的创始人和主席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如此分析美国这些全球化输家的诉求及其政治影响：“自从2008年以来，美国自由贸易支持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平衡已经转变。美国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他们深受自由贸易之害，这部分人想结束不断扩张的自由贸易或重新定义其条件。那种认为自由贸易总体来说利大于弊的观点如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了。美国如今正在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那么，从更广泛、更深层的角度，应该如何分析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的原因并预测它们对未来的影响呢？

常作惊人预言的美国畅销书作家、金融分析师哈里·丹特（Harry Dent）

认为，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的结果，不过是一个更宏大的趋势的表征，这个趋势就是：自二战以来的第二波全球化走得太快了，到今天，它使得非常不同的群体互相冲突且难以调和：“本土工人与外国工人和移民……富人与中产阶级和穷人……逊尼派与什叶派及其他宗教分裂……年轻人与迅速加重的老龄化社会负担……大政府与个人自由……在美国，这种冲突更火爆：支持共和党的红州与支持民主党的蓝州……”

丹特认为，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标志着第二波全球化的结束，他预言，未来全球范围内会有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分离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反移民的政策出台，在下一波全球化推进之前，我们将会看到各国、各地区围绕着共同的民族、宗教、政治、经济之根重新组合。

如果说丹特的预言不免有些耸人听闻的话，那么，曾经在里根和克林顿两届内阁任职的克莱德·普莱斯特威兹（Clyde Prestowitz）的分析，则更为平衡、严谨，也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和重视。

普莱斯特威兹曾经是一位支持全球化的美国贸易官员，曾经是里根内阁商业部长的顾问，后来又在克林顿执政时担任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副主席，现在是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创始人兼所长。2016年6月，早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他就在《华盛顿月刊》（*Washington Monthly*）上发表了一篇被许多业内人士视为“必读”的长文《自由贸易已经死亡》。该文回顾了二战后自由贸易在美国的理论和实践，认为二战后历届美国政府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动机，不是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是地缘政治考虑；尽管后来日本和韩国都实行了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很浓的政策，但美国政府为了地缘政治战略，依然继续推行单边的自由贸易政策。再后来，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接纳，情况发生了更加不利于美国经济利益的变化：许多美国公司开始向墨西哥、中国这些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投资、设厂，把部分制造业工作岗位转移到这些低成本的国家，这导致了美国本土就业职位的流失。

普莱斯特威兹接着指出，如今，美国一些最有名的支持自由贸易的思想领袖显然也在调整自己的观点：全球化的超级鼓吹手、《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最近说，“对华自由贸易的受害者比人们最初预想得要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已经承认，他没有预料到对华贸易对美国劳动人口的影响程度；而美国前财政部长、正统贸易理论的长期捍卫者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现在则呼吁更多的“协调化”（harmonization），而非更多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普莱斯特威兹说，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公众也要求变化，而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就是对公众这种要求的呼应，这次竞选活动已经戏剧性地削弱了自由贸易这个二战后美国经济和外交政策的主要支柱。

当然，即使在特朗普胜选后的今天，美国商界、政坛、学术界、媒体仍然有许多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他们仍然在据理力争，从各方面论证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对美国利大于弊，但他们的声音如今已经被掀起的反全球化声浪所彻底淹没。随着特朗普搬入白宫，至少未来四年美国行政当局肯定会全力以赴，试图逆转以往数十年的自由贸易政策。

行文至此，我需要特别声明一下：此文无意全面分析英国脱欧派获胜和特朗普崛起的所有原因，这两大事件背后有许多原因，贸易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此外，预测美国未来可能走向贸易保护主义这一趋势，并不代表我认同这一趋势；而理解愤怒的选民为什么愤怒，也不意味着我赞同那些政治上获益于选民的愤怒、但最终只能让这些选民更加愤怒的蛊惑民心的政客；同理，理解英国脱欧派和特朗普获胜背后的经济、社会问题，更不等于我认同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实，他们的某些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策和计划，例如对中国进口美国的产品征收45%的关税、惩罚那些在海外设厂的美国企业等等，不仅不会治疗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弊病，反而会加重这些弊病，恰如1930年美国总统胡佛签署成为法律的《斯